

藏書

藏書名臣傳目錄卷七之八

二彊主名臣

王曾

富弼

沈括

○李綱○附种師道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藏書名臣傳卷七

○彊主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如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名鞅謝曰、今者王

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即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

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
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
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
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
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厀之
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
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
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

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

自亦難以免車裂矣

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

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

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
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
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
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
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
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
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

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

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
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
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疆天子致
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
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
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幷秦秦即幷魏何者魏
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
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
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

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孫痤之言也

〇〇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

末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

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

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
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
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
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
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
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
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

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
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
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
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
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粱肉而民褐衣
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
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
無有今君[illegible]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
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

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為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址灰飛咸陽之宮闕煙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子之壽乃尒長久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死

輒為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

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

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為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〇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今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即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

之遂迎立代王是為孝文皇帝文帝即位以勃為右
丞相賜金五千金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
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
甲令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
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
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證公主
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
予薄昭及繫急薄昭為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為無反
事文帝朝太后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

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陗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

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

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閒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堧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卽請閒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竇

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出軍事

會竇嬰言爰盎詔名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即山鑄

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箱甚恨上卒問盎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

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
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
人以謝天下乃拜盎為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
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
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
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
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
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
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

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爰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景之愚亦太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故宣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誑萬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耶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

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好語）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不必）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閒予臨江王臨江王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景帝乃使使卽拜都

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郅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遯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居匈奴西騫因與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漢使月氏而爲

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至反漢漢
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發譯
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
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
樂又自以遠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
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
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死國內亂騫與胡妻及
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
騫爲人彊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

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

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偏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乃令因蜀犍為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駹出莋出徙邛出僰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為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為衛尉與

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候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

死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
衆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
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
于死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
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
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
人結昆弟其勢宜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既連烏孫
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
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

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旣至烏孫致賜諭指未能得其決騫即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騫還拜為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

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大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爲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褎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

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永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

不疑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

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
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
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爲京兆尹言
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
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
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傅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久與騶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淸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

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即位久之渤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内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

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
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
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
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
皆遣還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
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
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
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鉤鉏盜賊於
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

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
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
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
冬課收斂益蓄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
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
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耆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
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
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
王生曰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

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
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
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為水衡都
尉議曹王生為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

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

帳中屛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
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
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
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
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戸士刺王者皆
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

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幷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爲安遠矦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鎭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

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訴笞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

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侯張如法而辦以高第
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
守城爲民父母抑强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
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
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
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闑内不理
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
富貲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

卯令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閤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郿令遷益

州刺史先是瑯邪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寛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

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𦤎
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廄長大王當從
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
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
皆言王勇顧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
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
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

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隷校尉初中書謁者令
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
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
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
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
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
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
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
會南山羣盜傰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
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
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
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
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
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

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嫚姍上，不宜備位九卿，尊○五○次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

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
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
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此議
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而一
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
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
大惡尊以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

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
乍佞豈不甚哉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
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
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
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塡金隄因止宿廬居隄
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
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
祀○之○驗○人
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
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

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二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黄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耎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爲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爲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爲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内以塞咎宣聞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寃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赴死乎

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騶騎特原
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
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
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爲江夏太守宣到
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
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
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
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

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
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
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
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
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
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
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彊項令
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
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

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尸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